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說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謄録監生臣陳遂

春秋說卷十六

宋 洪咨夔 撰

宣公二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大事于大廟禘祫也有事于大廟不以大書歲祭之常也遂負天下之大惡而以善

卒王法廢矣方遂使齊病未及死不請而自還輕齊而專魯也大廟方祭而遂赴聞赴自齊境之垂至非以是日卒也前書公子遂繼書仲遂病革賜氏畀數以慰其生為蓋棺榮也季友仲遂卒皆以名氏見魯政在大夫此其根本也卿卒不繹而猶繹舞猶用萬惟去有聲之籥知其非義而依違於其間禮樂之變也顔子問為邦夫子告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此其禮樂之正也春秋則因其變而記之變與正相為表

裏皆所以示經世之大法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母以子貴尊妾母為夫人蓋有近例國人不以為異也辛巳仲遂以卒聞戊子嬴氏以薨告相去不能旬豈凶德參會人不能討而天大討之耶

晉師白狄伐秦

狄為中國患幾與楚等赤狄白狄皆其別種也赤狄侵齊氣燄方張晉又援白狄以伐甥舅之秦戚疎易

位矣謀國者何其左耶盾以元惡執晉政諸侯莫肯為用惟白狄未嘗通於中國援而進之客邪入腹矣異時秦亦以白狄伐晉反鋒入室誰之咎乎

楚人滅舒蓼

楚滅弦滅黄滅夔滅江滅六遂滅舒蓼循江而下以及於淮蠶食蠹壞浸淫日廣所以與吳越接壤而首盟吳越斷髮文身之俗未能自通中國而先與楚盟攀援氣類以漸而進豈惟舒蓼之悲哉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食既不見於他時而見於桓宣之世簒弒之臣不討而天實臨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妾母一用小君之禮反哭成喪定謚升祔自成風始也成風事季友而立其子敬嬴亦事襄仲而立其子季友襄仲當國以成風敬嬴為有大功於社稷而尊

為夫人成風敬嬴之功顯則季友襄仲之功顯妾母尊則友與仲安得不尊乎然成風與哀姜並祔猶存其適室出姜歸齊不復返而敬嬴專祔遂滅其正配緑衣黄裳失位至此豈不重可悲乎緋以旱故不麻而葛葬以雨故不丑而寅天監其昭昭乎

城平陽

魯當螽旱相仍之餘葬小君之綍不能麻而葛之君民俱匱可知矣方且無故而城邑恤民之心安在哉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禮厚於所畏而薄於所忽小人惟勢之强弱是計大分所繫不問也公春如齊修五年再朝之禮蔑以夏如京師畏齊而敬起忽周而慢生勢之徇而分之畧也周於是時因其不朝不聘號召諸侯以討篡弑之賊孰不敬應何待徵聘而後來厚賄而後勸哉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按公羊以根牟為邾邑杜預以根牟為東夷國而以書取為魯取則

同與上齊侯伐萊本不相屬洪咨夔于本條下亦無明文考後成六年取鄟說云宣九年取根牟語承上文蓋齊取萊邑也知原文獨以根牟為萊邑書取為齊取取根牟經文當與伐萊合為一條謹識於此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齊弑君而諸侯盟于扈以謀齊不克而還宋弑君而諸侯會于扈以平宋無功而還令晉不省在已之德又會于扈以討不睦而林父帥師伐不會之陳陳其

心服乎前在扈皆不序而此序盟主卒于會事大體重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滕子方卒宋舉大兵圍之伐喪之惡不問而知然襄公伐齊之喪書爵而此人宋者襄受齊桓之屬猶有名令特乘艱危陵小弱爾況宋有大罪莫之討而反圍無罪之滕乎明年宋師又伐滕滕何能服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鄭往來晉楚之間凡幾而書救者三善其救也然初

荆伐鄭而人救之繼楚伐鄭而人救之令楚子伐鄭

而卿帥師救之伐者自州國而爵救者自人而卿楚

勢日彊抑非前日之楚矣為中國謀者可不懼哉

陳殺其大夫洩冶

事有悖理傷道而忌人之議其後非立威無以鉗之

陳君臣宣淫於朝洩冶以民無效焉且聞不令為諫

言未至於危也而遽見殺殺一人以鉗千萬人之口也天下國家之禍莫大於不聞過而諱過聞過而諱誰敢復嬰逆鱗則過愈不聞而惡日積大壅必大決不可遏矣況朝之有正臣隱然猶虎豹之在山故孔父仇牧之閑不去亂臣賊子之謀不行靈公殺治是自撤其閑也不旋踵而見弒宜哉入春秋百餘年未有以諫死者治獨以諫死疾風勁草世幾何人傳者猶以無自立辟謂治不能遜言避禍使人人有遜言

避禍之心君之得失國之存亡皆置諸度外君臣之倫廢矣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緘默保身而已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人取濟西田刼我也歸我其辭順矣魯以子壻事齊齊以臣僕畜魯公每朝必告至蓋以親齊為榮而不自知其辱苟可以悅其心而還吾有無所不至矣夫畏齊深則取我賂事齊堅則歸我田操舍予奪一

出其手而魯命制焉齊其狙公也哉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父臣父政苟未至於厲民蠹國毋庸忘芟歠之嗜而遽改之也崔杼有寵於惠公髙國平日之所不快惠公朝卒而崔氏暮逐是幸君父之變逞其憾以去其偪耳人徒見杼有弑君大惡遂以逐之為早辨然以逐崔之日弑光之時計之相去五十餘年何以知其

舉族之皆可坐乎逐子家之族遣歸父之家皆討弑君之惡崔惡未動以一人之偪而逐一族連坐之法用矣故書氏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天道禍淫淫未有能逭於禍者不在其身則在其嗣晉獻齊桓淫多內嬖其身雖免公子爭國禍亂蔓延而不已襄公與文姜疾驅於通道大都懿公納閻職

之妻而使職驂乘莊公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皆身見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宣淫于徵舒之母殺諫者以鉗國人之口自以為人莫我議矣而禍發於嬉笑之間身滅國亡天道豈遠乎哉至此而後知洩冶愛君之忠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春公如齊夏公如齊既奔喪則不復身會葬也自此

公不復如齊濟西之田既歸尚何求哉夫是之謂勢利之交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楚伐鄭屢矣晉既救之又戍之不可謂不加意以繫其心而方與晉平隨與楚平方與楚成隨與晉成鄭固惟强是從而晉不能强也其不能强不强於為義也夫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主盟諸夏要在得鼓舞闔闢之機耳陳鄭皆往來于楚時陳

方弑其君凛凛懼討移四國之師以伐陳陳服而鄭亦服楚自退聽盖我師之出執言正行險順非忿争而力競也晉有可强之機不知用雖能取成何關勝負而機為楚得入陳圍鄭勃勃乎不可禦春秋望晉之意孤矣宜貶而稱人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平王東遷以後號令不行於諸侯而王靈之加於魯每于嗣立正不正之間猶深致其意凡以適立則遣

使於即位之年來聘莊文是也立不以正則遲之以待其定而後來桓僖宣是也周之權不足以正天下之賞罰其意猶不忘乎天下之公是非此所以於陵夷削弱之中區區命脈猶足以自壽也王季子之後不復有聘周之微權亦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君嗣立歸父如齊會葬行父如齊初聘未幾歸父又如齊可謂密矣然觀頃公即位首逐父之寵臣無一毫手澤存焉之意薄德如此何有於魯公之奔喪必有所不能堪者故使聘雖絡繹而身不復往若密而實疎也歸父取繹即如齊謝貪而畏人也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

事不縣以民瘼為已憂也天官有荒式地官有荒政鄉師有艱厄之賙遺人有凶荒之備以活民為已責也夫然故歲雖儉而民不饑春秋時先王仁民之政不復講而水旱螽螟猶有不為災者恤災救艱之意未忘也惟公於大水之後以饑告螽生之後又以饑告盖其視斯民疾苦若秦越然漠不以轉壑内溝動其念饑之一辭不仁之心盡見焉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宋楚盟鹿上之後其會盂盟薄盟宋皆楚主之而槩之以諸侯楚爲無道猶未敢傲然自尊於列國之上也其後晉楚爭陳鄭者非一至此陳鄭皆服於楚盟于辰陵於是楚主夏盟矣夫人心可以義動難以力服前此晉楚力爭二國撫左則右動鎮前則後起不能一其所趨令楚以徵舒大惡天下莫討合兩國而

圖之義氣所激其誰不應不待戰邲而晉九萬里風已在其下矣晉有復伯之機不能用而為楚得可勝憾哉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一謀事之當否而優劣分一舉事之是非而强弱判齊魯伐不宜伐之莒晉侯會不宜會之狄方自以為功而天下大惡乃為楚討天下大義乃為楚執猶分

弓並轡競獵狐兎而熊豹犀兕已輸敏手中國為無人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徵舒皆稱人人人得而討也人人得而討之則亂臣賊子懼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入者內弗受之辭納者亦內弗受之辭楚子伐陳謂陳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因縣陳使非蹊田一言陳其滅矣故書入公孫寧儀行父與靈公宣淫于夏姬殺洩治以鉗國人之口而置君鳴鏑之下其罪不勝誅顧託而歸之討惡而遺毒故書納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楚莊於是乎見可欲矣方令陳人無動之時惟在于義因入陳而見其國之富遂起縣陳之心方將討少西之時惟在於陳因殺徵舒而見其母之美遂起納姬之意公孫寧儀行父之不討所以為生夏姬地也抑所以為納夏姬

地也縣陳而復封慕姬而不納情止於義固可深喜觀申叔時貪其富之諫申公巫臣貪其色之言則已動于可欲矣凡中人之情易流多隨所見而動非禮勿視為克已之首有以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亂臣賊子不討者多矣衛殺州吁齊殺無知楚殺徵舒而見弑之君皆以葬書聖人之心蓋為之一快矣至此而知楚莊有功于中國不見絶于春秋也鄭君

夷晉君夷皐與陳君平國皆以無道而弑其謚皆曰靈又以見易名之有定法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謀國之道必先自治而後治人則人莫我禦文公之伯諸侯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於是收城濮之捷諸夏之氣為之一伸莊王之入中國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而

國人之訓軍實之儆曰加飭焉晉之羣臣相與起敬起畏楚之氣已蓋乎諸夏矣邲之勝非幸勝也況楚克鄭已許平晉救方至自可全師而還荀林父不能專進退之決以乖敵和以亂易整自取敗北為城濮羞此晉所以主兵也吁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晉之不競宜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虎狼螅蚖有時而不噬囓不可以不噬囓而保其仁也莊王之伯滅陳克鄭而不取若有仁心矣不旋踵而滅蕭蓋噬囓者其質之本然不噬囓者其時之適然楚莊天性鷙悍忍刻豈以一日矯揉盡變其平生之素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非心同其同乃所以為異四國同盟口血未乾而宋衛自相尋戈尚得為同乎楚之憑陵中國如火烈

烈廷燎未已諸國皆懼而爲是盟同舟之勢也而其方同遽異者勢之同非心之同也故卿皆人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有大罪然非有瑕之宋所得討宜乎衛以救書

春秋說卷十七

宋 洪咨夔 撰

宣公三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僨軍之將誅則士氣奮邲之戰知莊子謂果遇必敗

臧子尸之是討盖未為過而舉國以殺大夫何哉當國者私意也衙亭之敗雖歸罪馬謖之違節制孔明亦自降三等三軍之命懸於主將不當盡諉諸佐也晉既敗歸桓子請死以士貞子重楚勝之語既復其位乃獨討不用命之縠假設縠有他罪當并討亦何至盡滅其族哉罪同伐異而刑復濫視秦穆不殺三帥為有愧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誤國之誅與廷世之賞不容以並行衛叛清丘之盟救陳晉欲加討遂殺孔達以說於晉而免衛無政矣夫以救陳為不失先世之好則達不當殺以背晉為不頼同盟之信則達既殺不當復室其子而襲禄位既殺其人又録其後刑惡賞善果安主乎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晉為郟而伐鄭楚為陳而圍宋已而宋及楚平鄭則去晉而不返强弱判矣中行桓子於伐鄭之役蒐焉而還欲示以整俾謀而來夫整不在國而在野無實政而為夸辭安能回鄭之南乎自是不惟鄭宋從楚而魯亦從楚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魯以楚强欲與會而歸父先會齊侯謀之示事齊不

敢有二心也歸父襄仲之子有寵於公且挾齊以制魯而軍國之權皆歸之伐邾伐莒兵在其手如齊會楚政出其門雖季孫行父亦拱立下風而不敢議觀其出會俎豆大國之君如敵體則視其家所立之君何如哉慢上忽下不亡何待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公即位以來一於事齊晉楚之會盟征伐漠乎不以關念鳳翔千仞覽德而下意必有恃而後從也楚方

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朝聘以謀其不免誅而薦賄則無及於是歸父為是會卂年龍斷晉楚之間遷延猶豫而不決者今其決矣此非有所慕而決也有所畏而決也公以篡得國始豈不懼盟主之討晉之禍亂適相後先遂玩晉於股掌之上楚魯遵絶固非所憂而莊王討徵舒之罪陳幾亡國茲復圍篡立之宋元惡大憝以氣類相為戚休魯於是深念久逋天下之討凜然若白刃之臨其前不俟楚誅而薦賄以免矣

歷觀一時中外之盛衰人情之去就未嘗不惜晉有復伯之機而為楚得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圍宋三時矣晉不能救託天方授楚以自解而告宋使無降易子析骸之餘其能忍鮒轍之涸以待西江之汲乎恤病討貳清丘猶在宋及楚平晉之罪也而人宋楚者使若微者自相與平以殺中國之恥也

楚一討陳而降鄭敗晉服魯平宋雷動風行所過輒

靡藩服未有若此之盛雖人宋楚以殺中國之恥中國之恥徹而章矣彼宋鮑篡立久逋大誅顧於楚討陳弒之後慭螳臂而將虎鬚幾致亡國平而書及情見勢屈也負且乘致寇至其解之六三乎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嘗再侵齊又伐晉及清小醜烏得無罪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何至盡滅潞氏而後快於心乎況潞子夫人景公之姊酆舒為政而殺之舒固當誅潞

子之弱扶持安全之可也而滅其族以嬰兒歸盍與操料摩笄之貪同志安在其為討殺姊之惡乎晉以師著潞以爵見甚晉而哀潞也是時晉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宜與城邢封衛見録顧沒而不書假存國之義葢滅國之惡春秋其可以名歟哉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専殺與矯殺不同矯猶假君命以為辭専則擅行無

所假矣王子生長富貴易納於邪居寵而不思危恃愛而不知畏越禮踰法何所不至此札所以專殺不知有王也管蔡得罪於社稷猶曰周公之過鄭伯克段于鄢必深誅其設心王兄弟有專殺之罪施之於朝則傷恩置而不問則廢法亦難乎其處矣夔之教冑子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薰陶濡染之久習與性成何至心放氣盈横不可制哉書王札子殺二伯則師氏國子之教不素可見矣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子遂會趙盾盟于衡雍大夫始會大夫也此援其比為無婁之會三傳皆不言其為何事大抵魯彌縫于齊也公自惠公卒不復如齊間使大夫與其君臣會以示相親睦而高固實壻叔姬介之以為密也吁妾婦之道哉

初税畝

魯為近道之國國勢雖弱而不黷兵以為彊國用雖貧而不加賦以為富為民一念不能無間斷而脈猶未盡絶也公以篡立無所逃罪惟恃媚大奉彊以為安既賂齊又賂晉又薦賄于楚行李往來大國者凡幾而獻功獻物隨之此國計所以無大兵大役而自匱也自昔貢助徹之法皆什取一蓋八家同養公田公田之中民廬井竈葱韭盡在其中官收公田之入不及其私肥私而瘠公也今宣通公私為一隨畝而

稅不專公田之入私縮而公贏矣稅畝以初書周公

伯禽以來所未有變法以厲民拔本以朘國可勝貶

乎三代軍賦一出於井田軍賦之制不壞則井田之

制不壞齊雖作内政以寓軍令斡魚鹽以濟國用而

田之井猶自若也魯初稅畝遂變三代之賦未幾作

丘甲遂變三代之兵而井田之壞不待秦矣信乎暴

君汚吏必慢其經界　按洪咨夔平齋集載初稅畝講義一條云臣謂立法以取民莫

患乎其作俑也夫君與民本一家國用之而取諸民

民出其所有以供乎上猶子奉父孰不敬應然自昔

什一之法公田藉民力而耕收其歲入民田之私則未嘗有稅魯創法履畝以稅之國用不足蓋有甚不獲已者乃聖人于此書初以示譏蓋以初之所朔疑若特一時之暫而後之沿襲必假是以行其無藝之斂如螽之生蝝其害未有底止二吾不足而用田賦此其俑也武帝紀書初算商車初算緡錢初榷酒酤頗識此意此條與春秋說義足相發附錄于此

冬蝝生饑

秋方螽冬又蝝浮陽不斂而雪不時祁寒不凝而土不縮故螽之遺種復生今年之饑若此明年更何堪乎公逆節乖政干陰陽之和非一端而稅畝變古流

毒百世二吾之取大半之斂什五之征兩稅之定皆
此作俑猶螽遺蝝一産百孽戢戢無藝其為方來害
不可以算數計也吁民瘼何時而瘳乎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赤狄三族盡滅之不仁甚矣而晉亦可悲焉晉楚之
爭諸侯幾年于此一旦師敗于邲而陳鄭魯宋皆為
楚有豈惟城濮之羞抑左衽之憂晉將何以為謀哉
於是屢逞不仁于狄以示桑榆之得前既使趙同獻

俘于周今又以俘獻前既賞桓子狄臣千室今又請于王以黻冕賜士會為太傅張大其功夸示得意而狄之别種幾何縱能盡之果足蓋掬指之舟乎是猶獵南山田青丘人方屠虎殪兕轔麕剸熊而已亦收拾雉兔矜儁賈勇於朋儔豈不可悲也哉荀林父士會迭將皆不書見春秋所深貶

夏成周宣榭火

王城有宣王東會諸侯時所築之榭不戒于火而燼

焉中興之迹掃矣商六百年大戊祖乙盤庚諸君皆由衰復興周八百年中興惟一宣王東遷以後遂儕列國盖商質而周文質之敝猶可起文之敝為難振委靡蕃縮不絕如縷齊晉更伯猶有望於扶掖而興起之至此楚以彊暴狎主夏盟而後會東都之風於是絶望矣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東周果何道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興周之規模而綏來動和特其末效餘功也

秋郯伯姬來歸

仮妻白母出盖有之而伯姬出於郯必謹書之者重夫婦之道喪傷父母之訓微也女子養徳於父母家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則勤儉孝敬之事皆少而慣見熟講至先嫁三月必教以婦徳婦言婦容婦功往送之門又教以必敬必戒毋違夫子故采蘩之不失節鷄鳴之相警戒

益斯之不妬忌葛覃之躬儉節用承上接下撫內應外無不曲中於禮安有見出而不終者哉伯姬生長富貴敬羸之事皆所親見濡染既深刮濯難盡閨門之行可想矣來歸實魯之辱

冬大有年

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主於生聖人之心亦主於生詎忍斯民捐爲溝中瘠哉自古有年自今其有時和歲豐之相仍家給人足之無間聖人與天

地之所同欲也而公在位之久逆政舛令所以干二氣之和斁五行之叙者非一方畚之後繼以大旱大水之餘復繼以饑以至再畚且蝝而饑因之民生不辰逢此艱阨塗有餓莩野無青草阽危孰甚焉而忍得五穀大熟之歲梼者飫之羸者起之惙者蘇之上天所以續民命於既絶延國脉於寖微者其心蓋惓惓也自非周公魯公禮樂仁義之澤未斬其何以回上天震怒之威紓民不聊生之戚一至於此哉聖人

於視民由己之時睹粒米狼戾之盛為民喜為國幸踴躍慶快不自已而侈之曰大有年此天地至仁之心所由見不特記異而已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有道之世天下大同人心一而風俗純也後世往往强異以為同同不出於親睦之真情而出於勢合乍合乍離無足怪者晉失復伯之機不競於楚陳鄭宋去不復返齊侯召會亦不至人心畔散而强糾之是盟雖同於外楚而連雞之勢其何關於輕重易曰同人于門无咎又曰同人于宗吝清丘斷道之同其吝道乎公事齊之志分前年歸父會楚子今年身會晉

侯彼此兩屬係應皆私爲大不義終以狐媚鼠畏保

其身尤吝之大者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母弟有矣未有以公弟書者賢之也公簒立而叔肸

非之以明君臣之義雖非之而不忍去以全兄弟之

情不仕於朝不食其禄終身於貧賤其聞伯夷叔齊

之風而起者歟魯攝鄭克以來鬩墻爭國推刃同氣

不知凡幾其能盡兄弟之義卓然有立者得三人焉宋公疾以太子兹父固請而命子魚子魚曰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鄭人欲立子良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而叔肸參焉當人紀紛糾天倫晦戮之中而安於義命若此可不謂賢乎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戲笑召辱狠怒起戎怨與戀之為損大矣故君子以

懲室爲難齊於郤克之來惟婦人于房覿之以博一笑迷於態也克以齊不會斷道爲辭執其大夫而伐之激於忿也頃公以戲笑敗國固失君道矣景公興師以濟其臣之狠怒亦豈君道哉況德不足以懷貳禮不足以勸來而責人之必我從是驅之趨楚也是役同盟諸侯無一從者惟衛以世子從蓋齊晉未嘗兵交一旦創見孰不動危疑之心哉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邾人嘗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大讐未報今又戕其君
習為無道陰遣刺客殘之也周廬之不密梐枑之不
嚴譏衛之不肅故變生意外而莫之禦荆軻之匕首
見夏無且以藥囊提之莽何羅觸寶瑟僵金日磾能
捽胡投殿下胡為鄫乃無一人在君之側乎小過九
三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鄫子之謂矣

甲戌楚子旅卒

赴告通於魯也卒以爵正其僭也莊王即位日夜淫樂追伍舉進隱幡然改聽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賢共政國人大說彼其曠歲不蜚不鳴之中國家之利病人材之臧否民情物理之休戚是非皆陰窺密察瞭然洞燭藏權術於不露待機會而後發初非沈迷酣放以為樂而自塗其耳目也機括一移精采立變追躡伯迹狎主夏盟討陳而復封敗晉而

不伐克鄭入宋皆退三十里與之平規模位置與桓文相頡頏寧得以蠻荆之俗而少之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公以非所據緦緦然惟恐人之乘其後折節降志下色卑辭媚齊以為容至以子女事其大夫不敢愛它可知已齊甘其餌既不足虞則移之以媚晉又移之以媚楚左折右旋意逃大討

夫以桓公之篡身死拉脅天之報施不爽若此而公薨于路寢天亦有時而不定乎抑公之巧於偷生逃死過於桓乎不然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乎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誅天下之大惡則不當以是論邾定公學弒君之獄殺其人壞其室而洿其宮可使梟獍遺種于吾國乎公子慶父弒兩君季子雖緩之使逸卒不貸於奚斯之聲公子遂弒君赤及其

母弟視罪猶慶父也乃能脫身大僇執國重柄歸父世之復怙寵而無忌憚會齊楚兩大國之君如敵已是旌逆標惡以示國人而使天下亂臣賊子指為口實者也狐鼠之憑城社固熏灼所不及水涸林枯魚鳥獨無失依之時乎公之末年歸父與公謀而聘晉欲借晉以去三桓其意蓋將兼三家而擅一國非真為公室計也行人之儁未稅路寢之訃已聞季文子以殺適立庶告于朝平日鬱拂之抱至此而洩舉朿

門氏盡逐之得其機矣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君子不以為過而謂魯不當逐襄仲之族可乎歸父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雖復命去國為有禮難乎蓋前人之愆然於抑揚闔闢之間季氏之權益重矣經書歸父如晉還自晉遂奔齊不憚辭費欲天下後世知東門襄仲能逃於其身不能逃於其子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說卷十七考證

第二頁後八行　魯以楚强欲與會云云于三傳無所見原文蓋推當日事勢而得之謹識于此

第六頁後八行　令宣通公私為一云云按此條經文何休謂時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宣公履踐案行擇其善畆穀最好者稅取之徐邈則謂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田十之一與何說異原本蓋本徐說謹識于此

第八頁前五行　赤狄三族盡滅之句按經文甲氏留

吁止二族考左傳晉所滅者又有鐸辰杜預注云鐸辰不書留吁之屬原文所稱三族蓋本此謹識

第八頁後八行　王城有宣王東會諸侯時所築之榭句按公穀以榭為樂器所藏杜預以榭為講武屋原文未能折衷故第云宣王所築之榭謹附識于此

十一頁後六行　是盟雖同于外楚句按是盟穀梁以為同外楚程傳以為同謀伐齊原文從穀梁謹識于此

春秋說卷十八

宋　洪咨夔　撰

成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乾坤以六子為用震為長子必陽剛然後足以任主器之責故人君臨政顧治之初貴剛健以自立立志茍剛則為善必勇親政必勤任賢必明撫民必仁日積一日歲積一歲人心堅附而國勢屹然增黃鐘大

呂之重矣公嗣位得其正宜若可以有為而資稟懦柔志氣偷墮政權一出於季孫行父之手曾無以作民視聽而新之畏齊則依晉疑晉則趨楚予奪受愚弄之欺去留甘脅制之辱始不知奮終與俱靡魯自是日趨於微無足怪也觀初年即位於葬宣公之前而繼之作丘甲大畧可覘矣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未葬稱子而公以吉服行即位之禮襲文公之失也

滕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是諸侯視魯為鵠的而使天下臣子不得盡其心非魯之罪乎

無冰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三之日無以納則四之日無以出獻羔之薦廢矣周無寒歲秦無燠年秦急而周舒

也魯之政近周故有常燠之徵

三月作丘甲

元者視大始以正本人君即位之始國人莫不洗心滌慮以觀新政撫則后虐則讐仁則榮不仁則辱皆於此乎判公立民未有所聞而丘甲首作豈體元長人之道哉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丘無全甲而甸有甲也今甲出於丘若以為丘出甸賦是四倍於古矣魯雖變古重斂何至驟增至此蓋一丘出一甲士四丘之甸則甲士四人視昔三加之一非三加之九也壞井田之賦自宣公始壞井田之軍自成公始民生後世不得見先王太平之制皆作偏之為不特魯人不堪命而已也初政若此人心之去公室尚奚咎哉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人君體元繼天而出治莫先於仁以仁用國則安於盤石壽於旗翼觸之者碎犯之者焦奚大國之足畏初政不出於仁人心望望然去之國勢難乎其亢矣公立三月君國子民之政未有一二見於施行而首作丘甲變法增賦以厲民人心既不足恃於是盻盻然畏齊之見臨如羊之見豺鰓鰓然望晉之見援如狐之假虎而臧孫許汲汲求盟以為齊出楚師之備無本不立宜窘狀之畢見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者無敵以自敗為文固也二傳皆以為晉敗之何哉中國與戎有天冠地履之分齊桓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不可也王而與戎平則等夷視之矣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是循夷吾之故轍左周右戎已不可揜而王師大崩且拱覗而莫之救果誰罪哉故戎伐凡伯于楚丘所以罪衛王師敗績于茅戎所以罪晉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莊公時齊人伐我西鄙文公時齊人侵我西鄙又齊侯侵我伐我西鄙魯在齊東故伐西為便伐北則必繞出其後僖公時嘗侵西鄙不得志尋用詭道趨於北蓋魯之備齊西密而北疏避堅攻瑕故出於此令齊欲挾楚以逞而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其待齊嚴矣齊知魯備常重於西於是伐北鄙圍龍取之遂南侵及巢丘攻其不備也然則魯其面面而備之

寸寸而守之歟曰力不足矣孟子有言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税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何備西襲北之足虞哉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不報陽穀之怨衛又為新築之役曲在衛明矣其書孫良夫帥師以取敗所以著人臣專兵好戰之罪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郭子儀屛姬侍以待盧杞之來謂彼外陋内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而齊以一笑幾至亡國項公不君也晉魯衛曹之君征伐不自己出而驅民鋒鏑之下以泄臣子之憤其不君等耳而魯爲甚掃國出師四卿俱將前所未有也魯本三軍自作丘

甲陰益其一蓋四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令一丘出一甲則甸出甲士四人甲增而長轂戎馬士卒之數皆增故命四卿以帥之凡師必有主將以統其權是舉為季氏出而不立主將以分謗季氏實節制之也井田之制壞而軍制壞軍制壞而命將之法壞季氏私意之害可勝道哉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敗績于鞌而盟于

袁婁齊之勢良迫矣然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以郤獻子之忿戾濟之行父良夫公子首凶德之會其所以迫齊者皆難塞之請而國佐從容應之反魯衛之侵地慨然聽命無難色蓋以離晉之黨也魯衛利於得地而心離則晉不能以獨進又安知無韓魏肘跗之變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宜其氣出晉上矣此晉所以汲汲與齊盟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一笑之辱四國騷動迫齊以求盟不義甚矣喜怒以類

者鮮易者實多范武子之言其賢矣哉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遬卒

取汶陽田

濟西我田也而曰取晉分曹而畀我也汶陽我田也而曰取晉敗齊而賂我也我能還之不失舊物何歉於義我不能還其所有資晉之力迫齊於險而取焉義安在哉取不顧義惟得是求則不奪不饜矣此春

秋所以正誼不謀利

冬楚師鄭師侵衛

兵有以寡勝者有以衆勝者以寡勝謀勝也以衆勝力勝也侵未有薦書師者今合兩國之師侵衛為力厚矣而又乘人之喪慘矣哉新築之役郤子自謂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陽橋之役子重以君弱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王卒盡行夫師克在和不在衆而必以衆濟焉可以觀人材與世曰降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五伯桓公為盛貫陽穀之會大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固無不至者亦未聞十二國同一日之盟也昔盟于薄盟于宋皆楚主之不書公及楚而書公會諸侯猶知以從楚為恥也令楚以威臨乎我地遠師老少堅忍以待之當自郤公顧降尊遽與其大夫會已而遂率列國背晉與其大夫盟非楚能服魯魯不自彊

也非楚能得諸侯魯誤之也季氏專魯不憚卑君辱
國以紓目前之急而率諸國以從楚罪有在矣齊降
列蔡許失位公會盟大夫聖人皆歷數之是恥固不
容諱也君尊則大夫亦尊故嬰齊始以公子書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天之愛中國厚矣楚自州而國自國而人自人而爵
其勢勃勃未已也召陵之盟城濮之戰桓文深折其
氣使不敢以無人視中國人謀之力也其後人謀有

所不及而天實制之楚合十二國盟于蜀蔡許失位齊亦降列晉畏其衆辟易不暇而天意不以人謀不及聽其荐食巫臣已通吳于晉矣晉知其有後顧之憂遂合列國以伐與楚之鄭於盟蜀再閱月之後五年鄭卒同盟于蟲牢非天之厚中國使自生一敵以制其命誰實制楚乎是役雖東侵遇覆而敗晉宋衛曹之君皆書爵以伐春秋尊中國之心即上天厚中國之心也詎可徒以瀆盟論哉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新者有故之辭新廟奕奕因舊而修之非始創也是宫祖禰世居公修舊方新而有是變在禮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以不能嗣守世業而重哀也桓宫舉謚此不舉謚非宣宫也西宫災不哭而哭新宫公宫之正也公知哭先人之室焚而政權下移不知自彊

以保先世之業旅棼巢而號咷尚何益哉

乙亥葬宋文公

公所謂不仁而得國者生以忍篡死以忍殉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我田也我不能取資晉之力以取之非其義也

公如晉拜賜田已歸于我矣而屬邑之棘猶不服至命將動衆以圍之無德之可懐也非德非義而謂人心可以力制勢刼包無魚起凶遠民也魯之謂矣然棘以魯邑為齊守豈齊善於魯乎曰然頃公敗於鞌而歸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百姓說附諸侯不犯是懼而修政也魯則以勝齊受田合晉三帥及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皆賜之命服其氣盈矣懼則視民為重盈則視民為輕人心去就之

機正在於此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聖人不為已甚不仁不可疾之已甚已甚非忠恕之道也郤克乘驟勝之鋒挾衛以逞風疾而盡帆甚其威矣晉以酆舒之故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以潞子嬰兒歸可以已而未已也又滅其別種甲氏及留吁鐸辰重可以已而猶未已也至是又有廧咎如之伐

蹊田之牛既奪走險之鹿且殪巢傾穴覆盡餘種乃已郤子求快其忍心也朝以忿心施之齊夕以忍心用之狄人欲横流何所不至異時予錡與至犨三郤併命於一日天道其好還乎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人之常情信行則禮文可略疑生則權術必用晉衛來聘親魯也聘而荐盟疑魯也何為親而復疑公即

位以來兩從乎晉楚也去年從晉于韋取汶陽田能幾何日即與楚公子嬰齊會盟于蜀今兹雖朝於晉安知退無二志故晉使與衛使同時而來託聘為辭以覘之盟不同日而先後纔易一辰所以堅魯之從也庚良夫皆卿魯豈無卿可歃而公親辱焉不親辱不足以釋晉之疑也春秋謹書兩國先聘而後盟以見彼此權術相御之意

鄭伐許

鄭為無道一歲再伐許故狄之夫畏强者必凌弱鄭方東西奔走爭晉楚之命而欲軋許以取償焉許其我從乎

按鄭自晉敗于邲之後專心事楚未嘗兼事晉也原文未合情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杞不朝于魯有年矣一旦繼晉衛宋來聘之後而朝非親魯也覘魯也何言乎覘魯杞伯與叔姬有脫輻

之憾欲出之而未決故朝魯以覘之我重則姬留我輕則姬出既知魯不足畏而出姬之意始決矣甥舅之恩薄夫婦之義微女子至以母家强弱為去留可悲也夫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諸侯五月同盟至襄公卒於三月葬於四月何其速

也悼公貪𥜽許田諜動干戈葬期不暇侯也公如晉

而魯會鄭葬其季孫行父之專歟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公荐歲如晉不見禮而歸欲求成于楚而叛晉故城

鄆其志固有所激也然楚非我族類何可從晉我與

味何可叛公其忍恥匿怨以事晉乎曰禮人不答反

其敬亦惟求我所以招侮之端耳使我君德誠修朝

綱誠振人材之用舍誠不私民情之休戚誠無壅則晉將起敬不暇令焉志不自奮柄不自執窮民力而不恤折國勢而不羞我方擁虛器于上則不似人君人固望而輕之縱背晉即楚楚其我敬乎垂衡之勢愈重則俯愈甚增而不已首懼至地耳公盍反而思之

鄭伯伐許

諸侯執喪未逾年改元雖葬猶稱子悼公不俟葬期

而葬其父遂以君禮行師窮威于鄰國以重前人之無道不孝孰甚焉春秋于伐許屢變書法前以國著襄黷兵之罪後以伯著悼忘親之罪悼罪浮于襄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僖公時杞伯姬來求婦姑親為婦屈以魯為足托也今杞伯方朝叔姬即歸豈惟婦德之衰抑魯不足托也淇則有岸隰則有畔君子重傷之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山附于地剝山高起而𠃓剝附著于地失其所以為高矣春秋時上失其道剝下以自豐下剝則上危此梁山崩所以為天下記異也自昔有國之患莫大于諛佞之相蒙變異之不懼旱曰不為災潦曰不害稼彗曰除舊布新日月之眚曰躔度之常山為國鎮無故而崩伯宗從重人之言而委之朽壤卒無一辭致

規切之意晉雖諆去故絳而分裂之變已萌諛言無益於人國可知已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嗚呼嚴矣哉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已酉天王崩

楚伯在定王之世氣燄莫盛于此時而問鼎輕重王孫滿天命一言楚子奪氣而退使能進用仁賢修明辭令以號召諸侯猶有可為之理顧安于頹壞莫克

奮勵卒厭厭以没可歎也前此宣公葬匡王後此襄公葬簡王而公獨若罔聞知者何邪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天下大勢合必離離必合雖關乎人謀亦天運然也楚方强盛而申公巫臣在吳陰為茂木之蠹鄭去晉十有三年至是背楚請成而同盟豈晉謀所及哉楚奔命于吳而晉之離者合天蓋制之矣蟲牢鄭地在

王畿内定王赴告方聞景公能就率諸侯會大葬而
朝新陟仁風義槩鼓動夷夏其誰不我從有尊王復
伯之機會而不能用君子是以知晉君臣之無遠略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武公宫也夫因人成事不足為功歷世寢遠宫不宜
立而季文子之為此何哉外交于晉内専于魯假諸
侯戰鞌之勝以震其主罔其國人于是立不宜立之

宫以告成事夸得志使君臣上下知吾所以久專國柄者有是功也君不敢疑民不敢怨私家之權日重公室之勢日微煬宫且繼立矣

取鄟

書取不書滅為魯諱也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何國蔑有而魯之所取在季文子用事之日征伐自大夫出雖得鄟何補于失哉觀將伐顓臾章可以知聖人憂魯之意書取邿取鄫亦是意也若宣九年取

根牟語承上文蓋齊取萊邑也昭元年取鄆則內邑

也二者非滅國不得用取鄟之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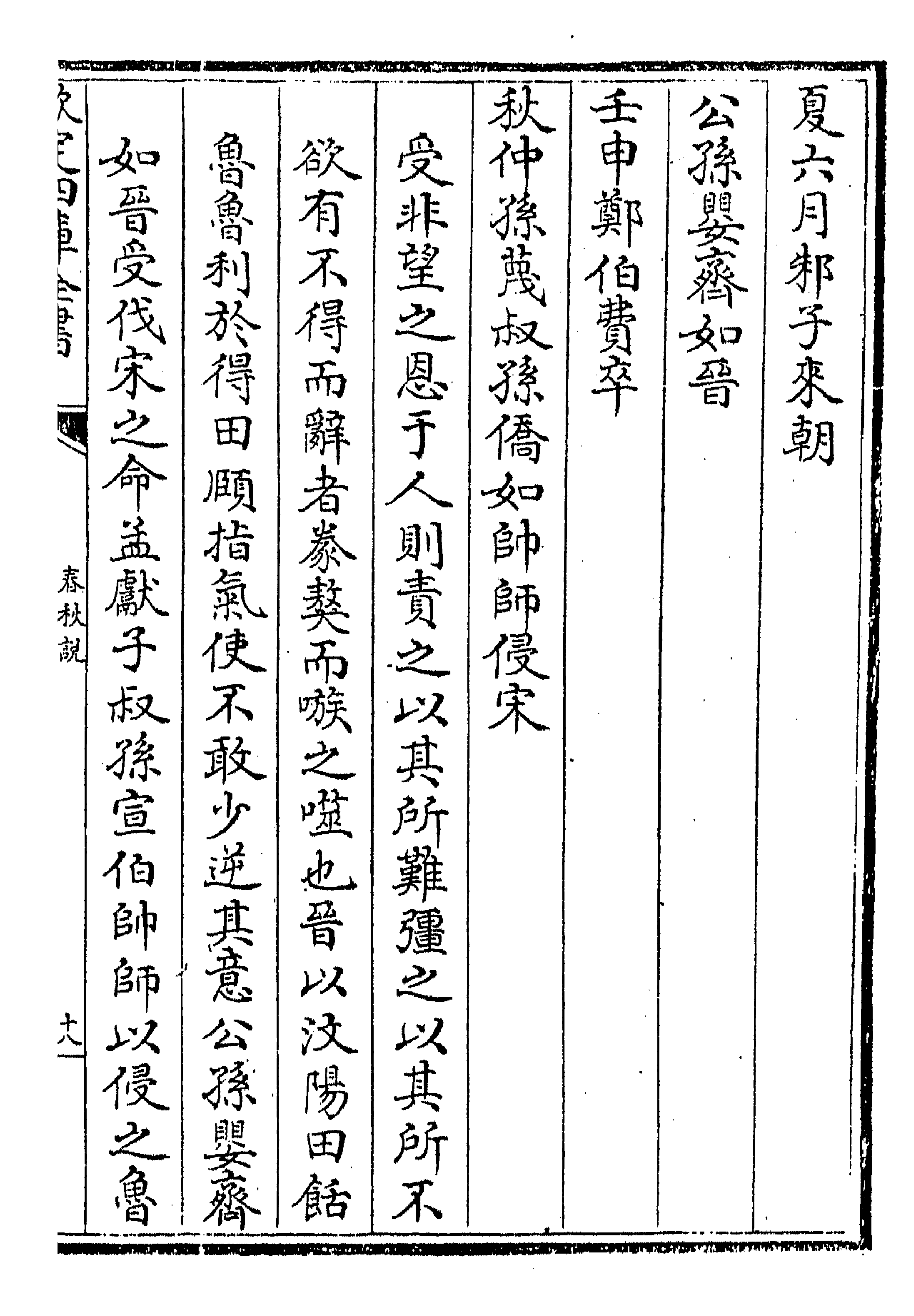
人君有喜兵之意人臣有善戰之名皆非國之福也

是役晉主兵不書而書衛蓋孫良夫好為不靖新築

搴之戰㢘咎如之伐既委國以役于晉至討辭會之

宋又從而慫恿之故獨書良夫帥師以著專國嗜兵

之罪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受非望之恩于人則責之以其所難彊之以其所不欲有不得而辭者豢豢而啖之噬也晉以汶陽田餂魯魯利於得田頤指氣使不敢少逆其意公孫嬰齊如晉受伐宋之命孟獻子叔孫宣伯帥師以侵之魯

與宋初非有宿怨未酬也掣於利而義不能自立刼于勢而情不能以自保甘心臣僕矣侵宋出晉意春秋以自侵為罪與衛同所以示委國為人役者之戒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說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錄監生臣曾照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

謄錄監生臣汪蓀

春秋說卷十九

宋 洪咨夔 撰

成公二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天子之喪創巨痛深越紼而行僭禮上帝之所不享也宣二年十月匡王崩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之五年十有一月定王崩葬不

之會乃講郊禮於期祥之餘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復食其角諄諄之命無以過是公可不畏於天乎

吳伐郯

董能治病無以制其毒則能殺人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國始益大僭稱王故春秋狄之如荆楚楚至莊王之伯其盛極矣而亡大夫申公巫臣教吳制楚遂生一敵晉因引而進之夫吳楚自相齮齕固諸夏

之利而運桴鼓舞操縱闔闢吾失其權則亦能為諸

侯之害此吳所以堂堂為郯之伐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救未有不善者救至於再善之善者也齊桓間歲再

救邢其在聶北次而後救非復前日解倒懸之急故

不及事楚去年伐鄭晉獨救之不以煩同盟之國謂吾力足以制之也今年楚復伐鄭其志非服鄭不已景公親率列國救之慮非協力不濟也獨救不為寡同救不為衆權其勢之輕重緩急而為之謀楚莫敢爭而馬陵之盟過於蟲牢之盛矣夫義氣之感人捷於威令楚方伐鄭晉不踰時救之八國之君不旋踵而皆集從楚之莒亦與焉何其速也楚師既退八國之君同受馬陵之盟無異其志背楚之鄭亦與焉何其

一也春秋再書救鄭繼以同盟不復序可以觀義激人心之效矣使每事皆然晉何難於伯

公至自會

公以會至不以盟至所以著為救鄭而出也

吳入州來

馬陵古會而吳入楚之州來晉與吳相為表裏也吳雖寖彊非楚有晉虞何敢輕入其邑九國之師震撼山岳吳遂乘其危疑而入也子反子重左枝右梧之

不暇蠻夷屬於楚若晝為吳有始通於上國晉借之聲援張之氣燄也此蓋兵家用寇兵攻寇兵之法而不計其弊

冬大雩

冬旱也三年大雩五年大水再越歲又大雩季氏專政干和召異熯燎相仍天變周公之魯欲其君臣知警懼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晉為林父狄免之一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貪夫索夢於覆蕉癡兒出涎於畫餅魯從晉於夆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曾未幾時復與齊同盟馬陵使我以田歸於齊一予一奪如反覆手豈惟晉制命之非哉義不足以反其所有而資人之力以脅取之恩不足以懷其所得而竭吾之力以强服之始以悖入終以悖出此田所以復為齊也訟之上九曰或錫之

鞶帶終朝三褫之其取田歸田之謂歟

晉欒書帥師侵蔡

齊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晉亦侵蔡遂侵楚其跡似矣而桓公規模素定一舉能服楚於召陵景公無服楚之規模徒以前年未得志潛師襲蔡以年小利何遠略之有哉此所以書侵蔡不書侵楚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昏禮之正也魯女之歸未有以納幣書者豈惟禮之不備亦其徵者來不足紀錄也共姬之賢雖在閨闥而淑聞已昭衞晉方將來媵宋何敢畧其禮而徵其使故納幣必重之以卿春秋喜而錄之以勸女德之修使知微無不顯者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君心不明則譖愬得行亦必有逢君之惡者左右之

同括放趙嬰於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是欒氏常有憾於趙也至是莊姬譖同括於晉侯曰將為亂欒郤為徵遂以無罪殺二大夫使欒郤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誣譖其將則女子之譖未必遽行也悲夫天道不爽欒郤終皆有竒禍

秋

秋七月天子使名伯來錫公命

君天下曰天子尊王以天則春秋書法也而此獨變其文若何葢天命有德故有命服之錫以示勸公於

定王之喪不奔簡王之立不朝周緃不能聲罪致討何至爲無名之錫王失其尊公安其寵故變文以示譏使習其讀者深求其意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魯於晉靡役不從何必先聘而後會蓋汶陽之田復使歸齊二三其德諸侯皆有貳心故先遣士燮道伐郯之意以嘗魯魯請緩師微示不滿燮設辭以恐動

之遂連齊邾為是役其志重在於合齊魯而假郯以行郯為吳伐拱視莫恤迨其既成乃討事吳之罪晉無政矣

衛人來媵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女有賢行雖處隱奥而婉嫕淑謹之聞自有不容掩若潛雖伏而孔昭也魯女之歸非一共姬適宋獨能致三國之媵媵至三國非禮然三大國以娣袂之良顧備九女之列夫豈無故而然

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之出未必皆其罪也來歸于魯鬱悒以殁杞伯隙始而厚終至躬請其喪以歸意者天理之還歟抑以共姬致三國之媵起敬起慕而來歟按杞伯逆叔姬喪左傳以為魯請之公羊以為魯脅而歸之大約魯以逆喪為請而杞屈意從之也原文所云不免附會夫血氣與義理為消長方其反目絕之惟恐不亟及其論定還之惟恐不勤說弧有合睽之理葢以是也夫婦

三綱之一生睽死合雖愈於棄背而不返亦可以觀
人道之薄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景公之世諸侯同盟凡五始焉清丘之同方同而隨
異終焉蒲之同因異以求同皆非心之同也清丘人
其卿以示貶蒲雖無貶辭而蟲牢之盟以巳丑書馬
陵之盟以戊辰書其謹若此蒲獨不日蓋畧之也或

謂日不日無關於褒貶然前之同盟皆日此乃畧之
九國之同非淺事畧豈無意哉天下之理惟義足以
激人心惟信足以固衆志奪曾巳取之田歸之齊信
義安在故諸侯貳而為是盟同盟一時之殭同也況
執鄭伯於既盟之後自盟而自背之乎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世衰道微士君子以節行著曾不多見況閨門之子

乎前是魯女郯伯姬來歸杞叔姬又來歸其行豈無可疑者而共姬乃能使宋以卿納幣魯以卿致女衛晉齊先後來媵非肅雍卓然自拔於流俗能如是哉宜春秋錄之詳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疑生而蛇影墮機動而鷗鳥飛跡若可疑而未得其可疑之實遽發其機於逆詐億不信之地可乎鄭成

公同盟于馬陵又同盟于蒲未有貳志也而楚以重賂求鄭正其用間之深鄭方會楚尋復如晉向背去就猶未決特在我有以繫其心耳執諸銅鞮使欒書伐鄭何其忿之烈也夫以鄭平時反覆情固難保而令焉誠欲叛晉必不如晉如而執之執而伐之既墮楚間遂為楚驅凡諸侯之我從者皆有不自保之意欒知范韓之為國謀者荒矣宜乎人晉以示貶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甚矣小國之為可憫也黄本楚之隷而從齊楚人伐黄齊不救而黄滅莒亦楚之隷而從晉楚人伐莒晉不救而莒潰夫以黄莒之從齊晉豈非慕中國之義而來以戍其出幽遷喬之志而主夏盟者乃坐視豺狼之吞噬曽不為動其心即夷而存即華而亡即夷而安即華而危小國其誰不解體人徒見洓辰之閒楚入莒之三都歸咎城惡而無備使晉出一兵以為

之聲援楚亦何敢長驅深入如入無人之境哉書伐

書潰書入之詳葢病晉

秦人白狄伐晉

狄一也有赤白之種晉於赤狄芟夷緼崇不遺力而

白嘗為之用置不復虞秦乃用之以伐晉元氣存則

金石皆我助僨則皆我賊矣景公末年信義不立奪

魯田而魯之心離執鄭伯而鄭之心離至於無罪殺

二大夫而國人之心離秦兵不向晉凡幾年一旦挾

白狄以逞乘元氣之憊也此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鄭人圍許

鄭舉國何其無蜂蟻之心哉君為晉執國之鉅痛也凡為臣子者宜合謀并力脫君於坎窞之中非如晉人之反首茇舍征繕待命以歸吾則必糾合同盟之諸侯為釋宋公之舉而乃動大衆以圍無罪之許示不急君以為護君難之不急而許之急乎鄭以反

覆變詐為國機械既熟至施之君父而不恤且啓更立之爭豈惟公孫申設謀之非通國同其罪可也

城中城

前嘗城鄆今又城中城盟主信義不足恃魯懲莒潰而有懼心矣然金城湯池必以人心為固而後能守魯自初稅畆作丘甲以來賦役日重且連歲從晉於役民不得休人心不固而亟城焉春秋所必譏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厚同氣之愛使之與聞國政人主之美意也然中人之情位禄不期驕侈而驕侈至非所以愛之也故弟聘弟盟春秋必譏而兵柄所屬尤深其譏豈惟蔓草不可除之憂哉有功而賞涉於私有罪而罰失於忍賞罰廢則軍國之紀綱壞此寵弟所以不帥師也是役衛為晉侵鄭以趣楚成晉之中乾外彊可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僖公四卜郊已瀆矣卜至於五瀆抑甚焉人君有以

當上天之心而後可以見上帝鼎之聖人亨以享上帝是也公德不修政非巳出無一足以當天心而欲舉郊見之禮宜其五卜而五不從也四月卜郊與僖同以此見魯季郊多用夏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愳戚伯主之大柄用之不得其宜則失其柄矣鄭伯既執之後鄭不急君而更立君晉歸之無名留之無益於是合五國之師以納之益無策矣而又待襄鍾

之賂乃釋伐不足以為威歸不足以為恩而惟賂是聞晉無仁賢為之謀也故鄭伯歸不書

齊人來媵

異姓來媵且至於三非禮也齊雖有所慕而來曾不宜受也夫朝廷侈於姤上婦人侈於姤下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争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吁螽斯小星而下此風不聞久矣姬賢矣哉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姬其婦人女子豪傑也哉

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

晉侯重耳卒葬晉文公晉侯驩卒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今公親如晉會景公之葬於事盟主之禮厚矣何為不書葬而書如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視先王之制為已過今又以葬天王之禮會晉葬自七月往越明年三月始告至非禮取辱甚矣故微其辭使若非為會葬而往者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

魯之不亢甚矣予田而復奪伐國而强從往朝而不敬會葬而見止今又要之盟而親與大夫盟行父即如晉報聘雖曰晉未可貳盍思所以振起吾國之道乎孟子曰人役而恥為役知恥則將有所激而自奮魯其甘心人役者哉

秋叔孫僑如如齊

間于人者離必合晉以汶陽田執齊魯軒輊之權有年魯既重辱始悟墮晉人之術而受其愚遂與齊復修甥舅之好匪冠婚媾何尤哉所恨魯君臣悔悟之不早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王公坐而論道相須一體何可有毫釐之間周公楚惡偪爭政不勝怒而出奔君臣兩失其道矣然不奔

他國乃奔晉恃郤至方有訟田之憾於周也凡自周無出出則所適之國猶周索之外非吾宇下矣蓋參譏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笑語于怒罵之餘摩撫于朴擊之後皆矯情飾貌之為也晉既成于楚欲有事于秦狄而慮公以見止之憾或不我從則諸侯相視而解體於是挾衛會魯于瑣澤以示相親睦將有大役於我而外為之禮貌也

故敗狄未幾乞師會伐秦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春秋說卷二十

宋 洪咨夔 撰

成公三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乞卑辭也且愧辭也魯于晉靡役不從師何待乞哉厲公初立疑魯貳之因會葬止公魯君臣方厭厭如泉下人何能以止為憾晉不能不疑魯之有憾于止也故首為瑣澤之會以示相親睦復使郤錡乞師以

示相畢下時諸侯皆有貳志魯苟能釋憾從我伐秦則他國誰敢異此慊然之意見于乞之一辭實則晉用其術以牢籠魯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君臣大分猶天地之不可易朝覲在大宗伯有常時司士有常儀朝士有常位不朝則削地黜移之法行

馬周制舊矣王室東遷以來諸侯莫知朝王僖公為
魯賢君亦惟因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就朝于王所其
如京師不過遣公子遂叔孫得臣而已公躬朝于王
絶無而僅有也雖曰便道以如京遂事而伐秦非出
尊王之實而前是諸侯亦嘗從晉伐秦未聞其便道
而朝也則公之朝不猶愈乎然亦有由也秋霜烈日
然後知春風之和羊腸九折然後知康莊之安公拜
天王錫命之寵未嘗躬奉圭幣于庭而如晉朝者三

曾不見禮且見止茹怒飲恨不敢少喘于是知王室之尊為可親故先如京師然後會伐使晉知由朝王而來非專為晉役也春秋書自京師遂會八國伐秦以微見魯情而他國過周不朝亦可見矣然魯非痛晉之辱亦安知周之為尊哉故以伐秦致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外交人臣之大罪孫良夫用於衛挈國背君以臣僕于晉者靡不至所以結晉為異日地也其子林父為定公所惡而奔晉晉為反其邑焉且强其君使見而復之是脅君也公卒衎立人臣當與國同其憂乃不敢舍重器于衛盡寘諸戚甚善晉大夫以避禍起是背國也脅君而歸背國而處卒至於逐其君林父之罪大矣信乎患失則無所不至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人君懦而無立志則一舉事皆制于人公之于齊修好逆女以婦至始終悉一僑如蓋專其事矣其書氏者適母為姑非妾母比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襄仲負弑君之大罪其子歸父之逐雖出於季文子銜其欲去三桓而襄仲之惡在大義不容不討討當其罪則其逐固宜何庸更立弟嬰齊為之後雖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而洿瀦之室非他惡比也嬰齊卒不繫之公孫而繫之仲以譏魯為逆臣立後之非穀梁謂子由父疏是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至此遂執曹伯歸于京師執之當其罪歸之中於禮名正言順矣然未可為伯討也何以言之鴈公無意於曹之討也負芻之立諸侯及國人皆不義之宜討葢已久而晉人必使列於八國之盟然後執使異日得藉以為復國之本况其

既執之後當即爲曹置君使子臧守節而逃遜避親賢豈無其人乃委而去之使負芻得以巧自爲謀是知晉侯迫於諸侯之請國人之望不得不執初非誠於討惡令之歸于京師乃爲畀曰歸自京師地也春秋書執於盟之後又挈晉侯於盟執之間不以諸侯同盟而執爲辭可謂深探其心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華元合晉楚之成非有縱横出入之權術者不能其靖國人亦權術行馬方蕩澤乘幼君初立殺公子肥以弱公族其罪當討元為右師欲討懼不克乃以不能治官自諉而奔晉奔晉所以謀討也朝奔暮歸倚

晉為鄫然後攻蕩氏殺子山而魚石二司寇二宰皆出奔楚于是易置其人一新之而宋定不可謂非才也然我阻大國以制人人亦將阻大國以制我宋憂其末艾乎書奔晉自晉歸及出奔楚以見權衡非君子之所貴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會又會外吳也殊會尊吳也晉吳既通之後九國之

君同盟于蒲將欲會吳而不至今為鍾離之會皆大夫在彼方僭號自王其氣出吾列國之上安肯降體折節自辱於大夫之列此諸侯大夫所以異其禮以尊之如王世子之在首止也楚之初興有齊桓以遏之欲涉足中國之會盟不可得吳以國見未十年而列國之大夫殊會之列國之君又將殊會焉春秋不勝憂患斯世之心故會又會以外之

許遷于葉

許遷猶邢遷有所迫而遷也鄭欲吞許久矣徼福大嶽之後以僅存至此一伐再伐屢伐不勝其轔轢楚雖直之而不能芘於是遷國以避其鋒寡弱可奈何哉人百之已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亦惟有此而已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冰者陰之凝也當東風解凍草木萌動之時雨而木冰根與枝俱折矣是蓋積陰之氣膠轕盤沍于兩間

而萬木之生意不得達也三家專國陰凝氷堅將摧折其枝葉而伐其根豈止木稼為長官憂李文子見執而已哉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晉楚之成合識者固知其不賴盟而鄭聽兩國之成非所樂也故如晉未幾即伐許以挑楚楚於是乎伐鄭以敗其成從楚未幾即侵宋以挑晉晉於是乎伐

鄭以合其戰鄭以變詐為國雖子罕之賢未免與波

俱流也雖然前日之鄭常奔走乎晉楚今日之鄭反

軒輊乎晉楚觀楚人以汝陰之田求成則知鄭執與

晉與楚之權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

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以未濟為心也高宗

伐鬼方三年克之憊也以既濟為心也故臨事而懼可以制勝勝敵而驕不可以保勝楚鄭既合且敗宋於是晉有懼心郤犨如衛如齊乞師欒黶亦來乞師三國役於晉有年師何待乞以乞為行人之詞懼心見矣戰之日齊衛魯之師猶未集獨與楚鄭接於鄢陵而敗之懼而知戒所以勝也既勝入楚師三日穀范文子以惟命不于常為言蓋知其有驕心已而郤至獻捷于周矜其伐滿盈之氣拍塞上下而楚殺子

反以討隕師之罪激奮多矣故楚竟不可制鄭終不可服晉遂兆君臣莫大之禍此心始終懼與驕之異也君重於師故楚敗不言師君在戎行不可盡諉其罪於臣故側雖殺不失其為大夫公子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會者禮之公見者禮之私會而復見蓋會同之禮既講退則奉贄交謁以致綢繆之好也沙隨公已與諸侯會退而求見不見知晉之情好疎矣晉以叔孫僑

如壞隤待勝之譖而踈公曲實在晉而公於厲公初立嘗見止者累月不書令一不見輒書非以我直彼曲為不必諱也謹讒人交亂之禍也夫以小國見陵於大國特季世之常而以臣譖君欲置之大譴之域則人道之大變也春秋不為尊者諱而特書之使後世推原不見公之由在僑如之譖用人者當謹聽言者當察而巷伯青蠅之詩為可鑒也聖人之垂戒深矣哉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挾天子以令諸侯此桓文圖伯之術而後人莫之守急則假以濟事緩則棄之如遺所以挾者不能挾也晉敗楚鄭于鄢陵功非不偉而不足以回鄭其策既窮始不得已假王室卿士以重此役蓋已晚矣公告至方新趨會已亟虺隤鞅掌莫肯念勞觀至會之續書則知春秋之哀魯

曹伯歸自京師

晉執曹成公歸于京師姑以塞諸侯及國人之情非真有意于討惡也故負芻執歸逾年曹不置君使得以行其圖復之謀而歸自京師如反掌之易執歸始終不名晉初不奪其為君也厲公可謂巧于植私恩者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

卮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用小人必亂比匪小人必傷蓋其用心陰賊而狠忮為謀險故為禍深僑如譖公于晉晉侯不見公季孫𬨎執一舉而併中之何其慘也然季孫之見執特以郤犨取貨僑如之故諸大夫未必皆以為當也故執不以歸舍之于苕丘而公待之于鄆僑如出奔季孫釋公始告至小人之亂邦如是哉公子偃以與謀而刺比匪小人而傷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盟主之會諸侯假王人為重非一世也未有一役會兩卿士者厲公無道鄢陵雖勝而鄭不服故會沙隨復伐之不服猶故也於是會尹子而伐焉尹子同伐而鄭不服故命衛復侵之不服猶故也於是以一尹子為未足又重之以單子而伐焉招攜在禮服遠在

德曾不內省其闕方且屈二卿士同盟以謀復舉而鄭終不可以强服晉之術於是愈窮矣然則盟主無以繫屬人心雖挾王室之尊摟與國之衆猶蔑如也夫救鄭而同馬陵之盟恤鄰拯難同於為義也伐鄭而同柯陵之盟窮兵不已同於為不義也是同不惟罪晉二子與列國之君同其罪也公以會至不以伐至見從伐非公之本心

彞髙無咎出奔莒

魯穆姜通于僑如僑如用其譖而季孫見執齊聲孟子通于慶克慶克用其詐而鮑牽刖高無咎奔淫風未有不名亂者比年書之見兩君皆不能防閑其母以致此

九月辛丑用郊

魯之郊固僭矣茍以誠敬將之猶不失昭事上帝之意奈何禮與敬之俱荒也夫四卜郊已瀆而五卜其瀆尤甚郊牛之口傷已慢而鼷鼠再食角尤慢孟春

宜郊而展轉自夏涉秋至于九月其怠抑甚焉瀆與慢乘而怠繼之將何以格帝休之博臨乎用郊不宜用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厲公之乞師三郤錡乞師愧辭也欒黶乞師懼辭也荀罃乞師怯辭也愧則屈懼則謀怯則避春伐鄭楚子重救之諸侯望風而還今伐鄭楚公子申救之諸

侯又望風而還非怯之驗歟夫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晉自鄢陵既勝之後伐鄭者三曾不能得其要領徒為王人羞兵玩則無威也公前以會至今以伐至見晉窮于事武而魯疲于奔命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郤錡來乞師不敬孟獻子知必亡郤犨饗于衛傲甯惠子知必亡郤至獻捷于周驟稱其伐單子知必亡左氏紀録固近巫史而三郤之横已久形于言動蓋不知其然而然也且犨受僑如之貨而譖魯至爭王官之田而抗周罪固應誅錡雖未見顯惡忮險得于家傳豪奪慣于氣習且與犨至譖伯宗欒弗忌而殺之其罪亦宜誅厲公聲其當誅之罪與國人共棄之是為公討顧乃以羣嬖為腹心伸其私怨而尸三卿

以正攻邪猶有勝負以邪攻邪勝亦敗負亦敗此所以不旋踵而自禍也吁君以嬖亡臣以横戮皆可以為後世戒

楚人滅舒庸

小國恃大國而不戒未有不亡者弦黄與舒庸是也吳晉初通楚為之戰鄢陵傷夷之後乃能以敗為勝晉屢伐鄭不能挽而回之而楚已滅恃吳之舒庸晉憊而楚張也使非悼公立中國皆楚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胥童殺而後厲公弑也公既尸三卿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兵在其手不殺胥童未敢動于惡也胥童何為不與孔父荀息同其書胥童私昵也君臣天地之大分君雖無道臣安得而弑之既以弑書乃歸惡于君而泯其人是許其弑乎春秋為扶植人極而作命義所在正庖丁解牛為之四顧為之躊躇之

地一字何庸輕其舉國以弒在廷皆有無君之心也厲公屢動于兵民不堪命鄢陵既勝驕侈日甚欲盡去羣大夫而立所嬖人心皆失之公固自禍也而欒書中行偃執公于匠麗氏遲遲而未弒使有一人倡明大義糾合渙散以出君于難書偃必委而奔召士匄士匄辭名韓厥韓厥辭但知殺老牛莫之敢尸而不知以大分不可犯恐動之是與盜謀而不同負也匄厥縱書偃書偃使程滑心于弒者非一人春秋擽

當國者之心而以國弑旣以示人君盡失人心之戒又以著卿大夫表裏元惡之罪其嚴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蔡殺其大夫國佐

忠於為國而不顧其身固人臣之美節義有餘而權不足非善用其忠者也國武子疾慶克之淫亂其心忠矣投鼠而不忌器遂以專殺見殺人臣所以不可不知春秋

按左傳國佐專殺慶克而以穀叛則已有虧臣節矣原文以忠許之立論殊謬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華元倚晉以逐蕩澤族黨魚石倚楚以復入彭城元以靖國石以叛國其假勢用權則同而逆順異故書復入以著其惡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此聘悼公興晉第一事也魯天下望晉為盟主而肆

非禮於魯諸侯相視孰無離心故重魯所以重晉也

晉悼初立公即往賀告至未幾聘使隨至非復前日

止公不見公之氣象矣杞邾相繼來朝知魯見重於

盟主故也魯以見重無貳心諸侯其不睦乎

築鹿囿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公不見

禮於晉則城邑為不虞備凜然有戒心一為晉重小

國繼朝而苑囿以非時築矣人心難收而易放如是

哉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虚朾

謀事常得於深沈而失于淺露處事常成于詳重而敗于輕躁能定能應則規模立矣悼公即位之初宋以楚鄭之侵告急義當捄也而吾國之禍變甫定列國之趨嚮未一匆匆號名必有扞格齟齬不能嚮應

者於是遣使乞師以示兵不輕舉而致其謙同盟于
虛打以覘人心之向背而一其趨楚知吾謀事之不
茍處事之有序望風斂退坐收成功雍容不迫規模
整整豈羣臣謀慮所及哉天資高也是盟襄公以居
喪故不會晉亦不必其會於是乎有禮

丁未葬我君成公